

第十八卷(2017年)第二册

哲學門



总第三十六辑 Vol.18 No 2, 2017

Beida Journal of Philosophy

CSSCI 来源期刊(集刊类)

论坛：马克思与西方哲学传统

聂锦芳

西方文化传统与马克思思想的起源

鲁克俭

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精神现象学》因素——兼论马克思社会概念的演变

方博

社会历史中生成的人的本质与自由——关于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的一个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哲學門

第十八卷(2017年)第二册



总第三十六辑 Vol.18 No 2, 2017
Beida Journal of Philosophy

CSSCI 来源期刊 (集刊类)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门. 总第三十六辑/王博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301-29779-7

I. ①哲… II. ①王…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4936 号

- 书 名 哲学门(总第三十六辑)
ZHEXUEMEN
- 著作责任者 王 博 主编
- 责任编辑 田 炜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779-7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577
-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0.25 印张 301 千字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6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 010-62756370

论坛:马克思与西方哲学传统

- 西方文化传统与马克思思想的起源 聂锦芳/1
- 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精神现象学》因素
——兼论马克思社会概念的演变 鲁克俭/27
- 社会历史中生成的人的本质与自由
——关于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的一个研究 方 博/47

论文

早期经典中的历史叙事

- 以传世文献及北大竹书《周驯》中的“大王去邠”为例 崔晓姣/69
- “亲亲相隐”“窃负而逃”与伦理关系中的相互成就 盛 珂/83
- 鬼神与祭祀及儒佛之辨
——道学派对“鬼神”问题的回答,以朱子为中心 陈建美/97
- “勿忘勿助”与“必有事”

- 湛甘泉与王阳明晚年工夫论之争 马 寄/113

焚香与“闲赏”生活

- 明代中期吴门文人的焚香雅事 刘 耕/131

- 王夫之对于邵雍思想的批评检论 李 震/151

论《大学》改本问题

- 以唐君毅的重订与诠释为中心 陈 昊/169

论柏拉图晚期思想中的混合型幸福观

- 一个基于《菲丽布》的探究 张波波/191

“普遍复合物”在亚里士多德生成论中的功能与地位	刘 康/215
一种“前理论的”实践概念如何可能? ——论海德格尔对实践概念的存在论化	王宏健/233
启蒙之后和后启蒙 ——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与大拒绝理论	覃诗雅/253
隐定义分析性与先验辩护 ——基于博格锡安进路的重构	孙骞谦/271

书评

陈鼓应:《庄子人性论》	王玉彬/285
石井刚:《齐物的哲学:章太炎与中国现代思想的东亚经验》	吕存凯/291
唐纪宇:《程颐〈周易程氏传〉研究》	李 震/301
倪梁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	孙铁根/309

书讯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玛格特·费莱舍尔编, 李云飞译:《被动综合分析》	/46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齐海燕、 毛金里、白凤森译:《帝国主义与依附》(修订版)	/82
[美]约翰·E.罗默著,张晋华、吴萍译:《分配正义论》	/130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什么叫思想?》	/168
[日]末木文美士著,涂玉盏译:《日本佛教史:思想史的探索》	/190
[汉]王充著:《宋本论衡》	/214
[日]汤浅邦弘著,白雨田译:《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	/252

Contents

Forum: Marx and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Origin of Marx's Thought Nie Jinfang/1
- Elements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in Marx's Early Texts Lu Kejian/27
- The Essence and Freedom of Man Generated in the Society and History
—A Research on Karl Marx'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Fang Bo/47

Articles

- A Historical Narrative from Early Classics: The Example of the Case
of the “Zhou King Moving from Bin to Mount Qi”
in Transmitted Classics and the Peking University
Bamboo Slips of *Zhou Xun* Cui Xiaojiao/69
- “Concealing between the Relatives” and The Mutually Fulfilling
in Ethical Relationship Sheng Ke/83
- Gui Shen, Sacrificing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e Neo Confucianists' Discussion on Gui Shen,
Centered on Zhu Xi Chen Jianmei/97
- “Keeping in Mind but Not Promoting” and “Applying Conscience”:
The Differences in Cultiv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Zhan Ganquan
and Wang Yangming Ma Ji/113
- Incense and “Leisurely Life”: Incense in Wu School's Poems and
Paintings in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Liu Geng/131
- Evaluation on Wang Fuzhi's Critique on Shao Yong's Thoughts Li Zhen/151
- The Study on the Rearrange of “The Great Learning”
—Centered on Tang Junyi's Revision and Interpretation Chen Hao/169

On Plato's Late Conception of Mixed Happiness:

A Study of the *Philebus* Zhang Bobo/191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Universal Concretum"

in the Aristotle's Theory of Genesis Liu Kang/215

How is a "Pre-theoretical" Concept of Practice Possible?

—On Heidegger's Ontologiz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Wang Hongjian/233

After Enlightenment and Post-Enlightenment

—On Herbert Marcuse's Critique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Theory of Great Refusal Qin Shiya/253

Implicit Definition and *A Priori* Justification

—A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Boghossian's Approach ... Sun Qianqian/271

Reviews

Chen Guying, *Chuang-tzu'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Wang Yubin/285

Tsuyoshi Ishii, *The Philosophy of Qiwu: Zhang Taiyan and the Encounter*

between Chinese Modern Thoughts and East Asia Lv Cunkai/291

Tang Jiyu, *The Research of <Zhou Yi Cheng Biography>* Li Zhen/301

Ni Liangkang, *Husserl and Heidegger* Sun Tiegeng/309

Information

Edmund Husserl, *Analyses Concerning Passive and Active Synthesis* /46

Theotonio dos Santos, *Imperialism and Dependence* /82

John E. Roemer, *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130

Heidegger, *What Is Called Thinking?* /168

Sueki Fumihiko, *Japanese Buddhist History:*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190

Wang Chong, *Discourses Weighed in the Balance*

(*The Song Dynasty Edition*) /214

Kunihiro Yuasa, *Bamboo-Slip Manuscripts Research:*

Studying o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252

哲学门(总第三十六辑)

第十八卷第二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

西方文化传统与马克思思想的起源

聂锦芳*

提 要:离开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的土壤,不可能客观而到位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就其思想的起源期的情形看,“特里尔传统”及其所蕴含的宗教因素构成马克思成长和运思的背景或底色,人文经典的熏陶使他最初“以情感来观照人性和理解世界”,受“原子论”的影响,他超越情感完成了思维方式的跃迁,而启蒙意识和系统思维更成为其深刻的社会批判的基本条件和理论素质。马克思后来思想的发展和建构确实带有强烈的批判成分,但实际上他之批判具有典型的“德国哲学式”特征,决不是弃之不顾、彻底打碎、颠覆重来,而是在深刻剖析、反思基础上的扬弃和超越,是在深厚文化积淀基础上的传承和推进,是源自涓涓溪流逐步汇聚而成的滔滔大海,是滥觞之上的勃兴。

关键词:马克思 思想起源 西方 文化传统

由于特殊的时代境遇、实践发展和学科分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不在少数的论者倾向于把马克思的思想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取向予以理解和阐释。而在国内以往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在这一问题上列宁的“三个来源”说影响广泛,可以说起了主导作用。但现在看来,离开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的土壤,不可能客观而到位地把

* 聂锦芳,1966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握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列宁的看法也有必要重新进行甄别,因为它不仅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完全画了等号^①,而且在对“来源”的理解和解释中,将其与所谓的“组成部分”紧密关联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列宁实际上是以“组成部分”来反向逆推出“来源”的,从而决绝地判定马克思的思想直接来源于“19世纪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②。而事实上,在接受这些学说之前,马克思有一段相当复杂的思想起源期,是欧洲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培育和塑造了他的观念、思维和价值。如果仅仅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变革”,大而化之地进行估判,就会遮蔽多元的文化渊源和思想形成的具体轨迹、环节,实际上不利于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内涵。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现在留存下来的马克思青少年时期的文献的详尽解读,来探究在其思想起源期西方文化传统因子的渗透和影响。

一 “特里尔传统”及其宗教背景

我们先从马克思青少年成长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谈起。

“特里尔传统”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场”,现在仍然完整地保留着的城中心十余栋古罗马时期的建筑豪华富丽、雄伟壮观,本有歌颂权力、表彰战功、炫耀财富之意,但历经千年风霜洗礼和社会变迁,显示的则是大气的设计、精湛的技艺、完美的施工和浑厚的历史感。而近代以来留存下来的那些房屋的风格,一如 Baroque(巴洛克)一词源于葡萄牙语的 Baroco(意为“不圆的珍珠”)、意大利语 Barocco(意为“奇特、古怪、变形”)和法语 Baroque(意为“俗丽凌乱”)的意涵,绝不仅仅是一般的容身之地和生活居所,外观多样,追求动感,富丽的装饰、雕刻和强烈的色彩穿插着曲面和椭圆形空间的设计,显现出奔放、自由而又不无神秘的特点,真正代表了欧洲文化典型的艺术风格

① 笔者当然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的论者所主张的二者判然有别、根本对立的看法,但也认为不将作为这一思想体系创立者的马克思的思想与其后继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认真比较、分析而是笼统地完全等同,不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变动性。

②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1—48页。

和时代风貌。

不需要参阅更多的考古学文献和编年史材料,只要实地去考察一番就可以知道,现在特里尔城中心的布局、主要建筑乃至街道与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他的故居门前的那条街道依然叫 Brücken,只不过由 gaße 改称 straÙe,由 664 号调整为 10 号。特里尔建成时人口为 8 万,后来也经过一些变化,比如由于参与(或被迫或自愿)国与国之间的纷争而人口缩减,最少的纪录是只剩下九千余人,但后来特里尔幡然自省,不再寄希望于通过战争带来繁荣,而是仰赖既有秩序的维护和社会的渐进变革,遂使人口逐步恢复到原有的数量。近代以来,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加速,各地人口膨胀,但特里尔早有防范,通过立法手段和行政措施分流,使城市人口数量基本停留于 10 万左右的规模。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特里尔在保持传统方面是多么一贯而具有韧性!

那么,“特里尔传统”带给马克思的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宗教情感和人文关怀。我们可以看一下少年马克思所处的神学或宗教氛围。那些壮丽的建筑基本上都与宗教有关,而其中天主教的理念又体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当然不是严格的教规、固定的礼仪和刻板的程序,而是其中所渗透的精神气质。天主教虽然有天主创世、“三位一体”之说,但作为“最高主宰”的主被赋予至高无上、全能全知、无所不在的神性和定位,某种程度上是启示被主创造出来的人要知道自己的来源和局限,懂得感恩,有所敬畏。信众则天生平等,没有高低、贵贱、智愚之别。每个人都要服膺天律,坚守正义,积极面对生活,忍受苦难,净化灵魂,补赎罪过,最终善良和罪恶会获得迥然不同的报应。

许多论著都注意到作为律师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对儿子的重大影响,称其父为“启蒙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严格说来,并不是拒斥神学,走向无神论或反宗教,而是改换门庭,皈依新教。诚如科尔纽所说,“使他摆脱了偏狭的犹太正统宗教的这种理性主义,是他改宗与他志趣相近的开明新教的部分原因”^①。在马克思出生前两年的 1816 年其父亲改信路德教,1824 年他又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 7

^① 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 1 卷(1818—1844),北京:三联书店,1963 年,第 53 页。

个孩子作了洗礼,1825年其母亲也改信基督教,1834年3月23日马克思受坚信礼。^①而在特利尔弗里德利希·威廉中学6年学习期间,宗教读本一直是贯穿于马克思所修“语言”“历史”两大课程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观念的灌输再加上父亲所受到的开明新教的影响,促使少年马克思的价值追求和人性关怀得以确立起来。我们应该在这一意义上理解马克思思想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能将他后来基于宗教的世俗产生根源和现实流弊而转向无神论和“反宗教”立场与此完全对立起来,在表面的矛盾之中内在的价值仍有一致之处,因为宗教不仅代表着具体的、特定的教派,更体现着人类学意义上的情感、意识和终极关怀。对于欧洲人来说,宗教是其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和思想传统,就少年马克思而言,情形并不例外。

中学毕业时的宗教作文要求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14节的有关论述,论证信徒与基督的同一性问题,这是对少年马克思的宗教知识、宗教观念、宗教情感的一次综合检视。马克思的解答初步透露或显现了他观照和把握世界的特有的角度和方式。

首先,关于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的根据。

马克思采取的论证思路是,第一,把目光投向“历史”。马克思指出,在各民族漫长的历程中,不论其每一时代达到了多么发达或鼎盛的程度,都始终摆脱不了迷信的枷锁,也没有形成关于自己、关于神的完满概念,而在伦理、道德方面更有诸多不高尚的表现。就德行来说,粗野的力量、无约束的利己主义和对功名荣誉的渴求等就表征了人类远不完美的状态。在古代民族,未聆听过基督教义的人,那些心无所寄的野蛮人,始终处于一种内心不安、害怕神威、深感卑贱的情绪中;连古代最伟大的哲人柏拉图也不止一处表示了对一种更高的存在物的深切渴望,以为这种存在物的出现可以实现那尚未得到满足的对真理和光明的追求。总之,“历史”“这个人类的伟大导师”“教导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是必要的”。^②

第二,考察人的本性。人是一种两面性的、矛盾性的存在,一方面人心中

① 弗·阿多拉茨基:《马克思年表(1818—1883)》,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② Karl Marx, Die Vereinigung der Gläubigen mit Christo nach Joh. 15, 1-14, in ihrem Grund und Wesen, in ihrer unbedingten Nohwendigkeit und in ihren Wirkungen dargestellt,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I/1, Dietz Verlag, Berlin 1975, S. 4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0页。

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但是另一方面,欲望的火焰却时刻在吞没永恒的东西,罪恶的诱惑声在淹没崇尚德行的热情,对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庸俗追求排挤着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①但是,善良的创世主不会憎恨自己的创造物,相反他想使自己的创造物变得像自己一样高尚。

第三,求救于“基督本人的道”。马克思认为,这是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最可靠的证据”。《约翰福音》中基督把他结合为一体的必要性表达得最清楚的地方,就是“葡萄藤”和“枝蔓”这一绝妙的比喻,基督把自己比作葡萄藤,而把信徒比作枝蔓。枝蔓依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结果实的,所以信徒离开基督就无所作为,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样,历史、人性和基督都提供了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的必要性的证明和依据。

其次,关于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的含义。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以爱注视”,“精神交融”。在同基督的结合中,信徒要用爱的眼神注视上帝,对其有一种最热忱的感激之情,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他的面前。这是基督给予信徒之爱的回报,因为基督是宽宏大量的父亲、善良的引导者,是辛勤栽种和培育的园丁。同时信徒之爱又是一种同类间情感的延伸,即对上帝之爱,要延伸到人类之爱,对他人的爱。由此可以看出,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就是同基督实现最密切和最生动的精神交融。“我们眼睛看到他,心中想着他,而且由于我们对他满怀最崇高的爱,我们同时也就把自己的心向着我们的弟兄们,因为基督将他们和我们紧密联结在一起。”^②第二,遵从命令,作出牺牲。对基督的爱不会是徒劳的,但也不可能是轻松的。这种爱不仅使我们对基督满怀最纯洁的崇敬和爱戴,而且“使我们遵从

① Karl Marx, Die Vereinigung der Gläubigen mit Christo nach Joh. 15, 1-14, in ihrem Grund und Wesen, in ihrer unbedingten Nohwendigkeit und in ihren Wirkungen dargestellt,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I/1, Dietz Verlag, Berlin 1975, S. 4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0页。

② Karl Marx, Die Vereinigung der Gläubigen mit Christo nach Joh. 15, 1-14, in ihrem Grund und Wesen, in ihrer unbedingten Nohwendigkeit und in ihren Wirkungen dargestellt,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I/1, Dietz Verlag, Berlin 1975, S. 4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2页。

他的命令,彼此为对方作出牺牲”^①。特别是信徒要平静地迎接命运的打击,勇敢地抗御各种激情的风暴,以理性约束自己的行为,甘愿去忍受困难和劳累,这样他的所作所为才能体现为对上帝本身的崇敬。

最后,关于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的作用。

第一是提升德行。这种德行摆脱了一切世俗的东西而成为真正神性的东西。任何令人讨厌的隐匿不见了,一切世俗的东西沉没了,所有粗野的东西消失了,德行变得更加超凡脱俗,同时也变得更加温和,更近人情。第二是安妥灵魂,使心灵得到快乐。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可使人变得内心高尚,在苦难中得到安慰,有镇定的信心和一颗不是出于爱好虚荣,也不是出于渴求名望,而只是为了面向博爱和一切高尚而伟大的事物敞开的心。这会使人得到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伊壁鸠鲁主义者在其肤浅的哲学中,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单纯对知识的追求中企图获得而又无法获得的,这种快乐只有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童心,才能体会得到,这种快乐会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

我们看到,名义上是根据《约翰福音》指定章节进行论述,但马克思的思路已经越出了这一界域,更为宽阔。中学阶段大量历史和文学作品的阅读为他提供了多样的思路和精彩的提炼,这方面甚至掩盖了对有关宗教知识的陈述。更有深意的是,在关于上帝存在、关于信徒与基督的同一的那些更为精致的本体论证明、认识论证明、道德论证明等已经流传甚久,有足够的材料表明马克思在对此比较了解的情况下,没有抄袭其中的某一种思路(而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这又是最可能、最容易而又无可指责的事情),而是以自己观照问题的特有的视角和方式把所有这些思路统摄起来,对它们作了分解和渗透,这是难能可贵的。

马克思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和反宗教斗士的形象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实际上被无限地夸大了。他一生关于宗教发表过大量论述,就否定性意见而言,事实上马克思在成年时期抨击和反对过的只是特定

^① Karl Marx, Die Vereinigung der Gläubigen mit Christo nach Joh. 15, 1-14, in ihrem Grund und Wesen, in ihrer unbedingten Nohwendigkeit und in ihren Wirkungen dargestellt,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I/1, Dietz Verlag, Berlin 1975, S. 4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2页。

的宗教教义及其思想流弊,研究和透视的是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及其社会影响;作为西方文明孕育的一代思想巨匠,很难说他与普泛意义上的宗教情结、宗教心理和终极关怀截然隔离、没有关联,至少在青少年时期,神学与宗教一直是他成长和运思的背景或底色。

尽管马克思后来走出了特里尔,但这里永远是他的故乡。马克思毕生探究和追求超越资本主义的自由、公正、平等和正义,这些都源自“特里尔传统”的浸润和培育。

二 人文经典的熏陶与“以情感来观照人性和理解世界”

在中学学习的6年时间,马克思还一直沉浸在欧洲人文经典的熏陶之中,从现在留存下来的最后一学期课程表看,他至少学习和阅读过的拉丁语作品有西塞罗的《论演说家》,塔西佗的《编年史》《阿格里科拉传》,贺拉斯的《颂词》《讽刺诗集》,希腊语作品有柏拉图的《斐多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荷马史诗》,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德语作品有歌德、席勒和克洛普什托克的诗,17世纪以来的德意志文学史,法语作品有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拉辛的《阿达利》,等等。^①

随着年龄渐长,特别是大学之后,一方面马克思的阅读量加大,视野拓宽,交往空间扩大,另一方面他的情感也呈现出澎湃发展的态势,用他自己的话说,处于“一个适合抒情诗的年龄”。于是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写作了大量诗歌,还有剧本和小说,现在保留下来的有111首诗歌、1个剧本和1篇未完成的小说片断。历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不看重这些材料,甚至马克思本人后来也对它们不以为意。然而,公允地看,这些作品展示的情感真挚而感人,观照人性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既有必要性,当然也有局限性。仔细研读这些作品的内容,可以看出欧洲人文经典的滋润和培育,而有的意境和情节就直接来源于这些经典。

就马克思来说,这些作品的写作至少使他在思想上有如下的收获:

^① 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页。

首先是领悟到情感和爱的意义。

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理解,但对爱的体悟则可能有一部分来自对自然美景的观察及其催发。马克思献给恋人燕妮的《爱之书》的首篇《两重天》(*Die zwei Himmel*)所述内容和灵感就缘于马克思乘马车远足路途中的所见、所思。在从特里尔到柏林漫长的小路上,轿式马车在飞奔,里面坐着一位情感充沛、想象丰富和心怀崇高志向的青年。美丽的自然景观如一轴画卷迤迤展开,重重山峦向远方退去,片片树林从车旁掠过,时而幽暗,时而明亮,使人仿佛置身于汪洋大海之中,而次第呈现在面前的景色则如其中汹涌激荡的波涛。尽管赶路者对这些迷人的景致恋恋不舍,总想留住那一片片精彩和美丽,但世俗人生的追求难以停滞,奔波的脚步就永远停不下来,于是就只能在心中徒留下悲凉和怅惘。这种情形不正如人的爱情吗?——瞬间感觉美妙,但持续久长很难。

当然,爱不仅是一种实存、状态,更是一种发现、遐想和建构。尽管沿途的景象变化无常,但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却有“两重天”永不变样:一重是我们头顶上的自然星空;另一重是人心灵深处的情感世界。头上的天空“镶着云彩又巧缀星光”^①,起初繁星闪耀,继而渐渐黯淡,闪烁着微光融入沉沉夜幕或者在远方隐现。但是,其中有一颗星却一直炽亮着,始终光彩熠熠、璀璨辉煌,最终这永恒之火聚成亮光,一轮红日便喷薄而出,诡谲神奇的万物被她照得澄澈、明亮。

这一自然景观既延伸也应和着人们的心灵世界,试问:天空中那些消失在幽邃天穹里的流星,在离开了天父之后,去哪里了呢?马克思大胆联想:

^① Karl Marx, *Die zwei Himmel*,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I/1, Dietz Verlag, Berlin 1975, S. 4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6页;《马克思诗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0页。译文在比较了几种不同译本后有不同程度的改动,下同。翻译界有一种说法叫“美文不可译”,而依我之意,这其中以诗歌为甚。目前马克思诗歌的中译本计有三种,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0卷译本(人民出版社,1982年);陈玢、陈玉刚译本(《马克思诗歌全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马克思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译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二种是依照俄文版(Сочинения К. Маркса и Энгельс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5, Том 40)翻译的,第三种则改为从德文(*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I/1, Dietz Verlag, Berlin, 1975)译出。翻译不仅要考察对原文原意和意境的理解,也看重译者中文表达的准确和传神。为了把握马克思的原意,写作本文时我不得不在德、俄、中几种版本间斟酌、踌躇和选择,所以有关马克思思想起源期的文献,本文一般都以德、中两种文字注明。

“被吸引到人的身旁”^①来了,下凡了。它们摇曳起舞,飘忽不定,时而高歌,时而低唱,一如现实中的人,一会儿悲喜交集,一会儿又沉浸于幽思遐想之中;心中忽而黑暗,忽而又升起曙光;有时感到自己如此伟大、崇高,瞬间又倍觉卑微、渺小。然而,正如天空终究被太阳照亮一样,在纷扰的人世也有精神在放射着光芒。这精神之光就是爱。与自然之境中的日月星辰不能同处、彼此排斥(所谓“月朗星稀”“黎明照亮夜幕”)不同,爱在人世间统摄、贯穿于芸芸众生的心灵世界,使他们悲欣交集、甘苦备尝。

最后,马克思直抒胸臆,承认燕妮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就是胸中“升起的太阳”。他极为细腻地描述了自己接近心目中的爱神时真实而复杂的感受:“当你从我的身边走过,/我每根神经都会震荡;/当我为你而心驰神往,/便感到天空一片晴朗;/我目光如炬热血满腔,/能击退一切魑魅魍魉。”^②自然之天,云海雷电,风云变幻,亘古永存;与此不同,“属于我们心中的这重天放射着灼热的情感光芒”。当然,现实的爱也很脆弱——“你若把情丝割断,我就会倒在地上,/怒潮会把我吞噬,坟土将把我埋葬,/两重天都将坠入深渊,/流血的心将悄然死亡”^③。

“两重天”的意象先声夺人,使我们看到马克思的诗歌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它既来源于生活中的观察和体悟,又有艺术的加工和品评,还有哲学的蕴含和深度。不仅如此,令人称奇的是,自然之夜被马克思匠心独运地描述成用“黑幕”掩盖着的状态,而且这夜幕不是用黑线编就的,而是用“旋律”织成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因为在静寂的夜晚思忖爱,会获得比白天更多的感悟和体味。所以,与自然之物相比,精神与爱堪比天体的永恒绵长、海洋的深奥雄壮、宫阙的宏伟辉煌和理想之邦的美丽壮观。而在社会生活中,爱更是人生的“护身符”,它能医治创痛,激发灵感,唤起心中深蕴的志向,是

① Karl Marx, Die zwei Himmel,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I/1, Dietz Verlag, Berlin 1975, S. 4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7页;《马克思诗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② Karl Marx, Die zwei Himmel,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I/1, Dietz Verlag, Berlin 1975, S. 4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8页;《马克思诗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2页。

③ Karl Marx, Die zwei Himmel,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I/1, Dietz Verlag, Berlin 1975, S. 4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8页;《马克思诗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2页。

精神世界永不枯竭的源头,时时能激发人奋进前行的力量;它又是世俗功利追求的超越,依靠爱与精神的力量,人可以摆脱种种羁绊和束缚,成为世界的主宰和灵魂,成为真正的“上帝”——这是人的建构,也是“人的自豪”。

其次是理解了情感的复杂性。

不同于那些矫揉造作的夸张和苦思冥想的创作,马克思写下的这些文字真正属于“情动于衷而表现于外”,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是其生命激情的记录和宣泄,这里有他脉搏的跳动,每个字句都是其心迹的表白,每个音符都是他奏响的爱的旋律。“燕妮”不仅仅是一个听起来让他感到亲切甜蜜、像齐特尔琴弦上弹出的乐曲一样美妙的名字,更是一个永远震撼其心灵、独特而神奇的生命体的表征,意味着永久的爱的力量,包含着此刻马克思生命中全部的情感和思考,汇聚了他的思想、意志、价值、知识、理想、欢乐、痛苦、思念、忧伤、诗韵。身处柏林的马克思,夜晚遥望灿烂星辰,从浩渺苍穹中也难寻觅到燕妮的情影;白昼沐浴徐徐清风,令人心醉的碧浪中分明也传递着她温馨的声音。难怪马克思说,自己可以著书千卷,宁愿页页都写上“燕妮”的芳名,让她传扬千载,百世流芳。

但在现实中,爱往往是不如意的,甚至是很折磨人的,以至于恋爱中的马克思感觉到需要好好反省自己以往的思路和当前的状况了。^①

过去每当爱意袭来无处倾诉时,马克思就习惯性地弹起七弦琴来寄托情感,如今却几乎弹不下去了。因为胸中热血澎湃,冲击得他难以平静;曾经幻想依靠众神辅助来实现爱,但如今却感到困惑了:它们能否容纳群星的光芒?是否有囊括苍天的力量?能否在云涛雾海上纵情欢乐?可否欣赏那美妙的天体舞曲?迄今为止,幻想中的神只带给自己一些无用的礼物,却不曾赠予最珍贵的东西。仔细清点,自己在爱中所图并不多,不羡慕辽阔的空间,也不企求占有无限的宇宙,不期望有美梦降临的夜晚,更不忌妒炎热灼人的白昼,自己只是想得到亲爱的燕妮,不管日后是风和日丽、歌舞升平,还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只要与燕妮能长相守就心满意足了。

^① Karl Marx, An Jenny,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I/1, Dietz Verlag, Berlin, 1975, S. 581-5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3—637页;《马克思诗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9—22页。